

鸳鸯蝴蝶派
八大经典作

苏扬文魁

毕倚红 包天笑 著

人间地狱

REN JIAN DI YU

册)



人间地狱

(下册)

鸳鸯蝴蝶派八大经典作

苏杨文魁

●包天笑 毕倚红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五十七回

憔悴花枝哀鹃啼野冢 飘零书剑古驿吊斜阳

却说姚啸秋和柯莲荪从众立医院探问秋波的病刚刚回到报馆里，走上扶梯有一个女人和啸秋撞个满怀。啸秋抬头一看不觉怔了一怔，那女人道：“姨！巧极了，你来了啊！”原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啸秋最要好的人碧嫣。莲荪这时候见碧嫣忽地光临报馆，也不觉问道：“咦！巧极了，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难得，难得。”碧嫣见柯姚二人上来便也立在扶梯边候他们上来。啸秋走上来说碧嫣道：“你怎么今天想到这里来白相？”碧嫣道：“我今天起得独早，到抛球场黄医生那里看病，又到老介福剪了些料作。我一看时候还早，走过这里我特为高兴上来看你。谁知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扶梯来得个长，真叫我奔煞快。奔了上来问问你，你也没有来。问问柯三少也说没有来，我扑了一个空正想下楼回去，不想倒碰着你们了。”姚啸秋笑道：“我们两人失迎了，对不起得很。”莲荪也道：“既然来了，何妨到会客室里坐一会呢！”碧嫣看一看墙上挂的钟道：“时候已经六点敲过了，你们办公事的时候到了。我们出堂唱的时候也快到了，我不耽搁了。”啸秋指指柯莲荪道：“这时间是他最忙的时候，我还早呢。”莲荪道：“他的卖气力的时候全在夜里十二点敲过，此刻他没有什么事，可以陪你谈一刻呢。”说罢邀碧嫣到会客室来，啸秋也跟着进来。碧嫣身边夹着两包老介福剪来的料作，此时放在桌上，对啸秋道：“老介福新到了一种缎子，男人做袍子马褂最大方、最好看。花头太大，女人可不大合宜，可是我很欢喜它。我特为你剪了一套来，作

为我送你明天过生日的寿礼吧!”柯莲荪道:“哦!我倒忘了,嘯秋明天的生日。”嘯秋道:“平常的生日,也不是什么大寿,算什么稀奇?”柯莲荪道:“便是小生日,一杯寿酒也应该请我们吃的。”碧嫣道:“明天晚上我已预备了几样小菜,三少你尽管请过来吧!”莲荪道:“我一定来的。”说着莲荪听见门外排字房工人问茶房道:“柯先生来了没有!”茶房道:“来了。”排字房工人道:“怎么不在里面。信全没有动剪刀呢。”茶房道:“在会客室里会客呢……”这几句话莲荪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一想时候可真不早了,再不发稿子恐怕要误事。忙对碧嫣道:“你和嘯秋坐一会吧!我是真真不能奉陪了。再和你们说闲话,排字房工人要闯进会客室里来了。”碧嫣道:“我也不坐了,我也有事呢!我再不回去相帮要拿着局票闯到你们报馆里来叫局了。”这句话引得莲荪嘯秋全笑了起来。碧嫣又对嘯秋道:“这衣料停一会你到我那里再给你瞧吧!这时候懒得打开来了。”说罢挟着衣料也盈盈起立,姚柯两人也不再留,一直将她送到二层楼扶梯边,两人方才回到编辑室办事。柯莲荪一面拆阅各处来信一面发稿,一面对嘯秋道:“象我们这编辑室里真是枯寂得不堪,今天有碧嫣来一趟好似异香满屋一室生春,觉得勃勃有生气一般。嘯秋道:“她们天天光降,第二天的报板要脱班。”莲荪道:“那也不见得吧!我们在这屋子里也不见得自始至终全是埋头伏案起笔疾书,也有时候谈闲天。我想她们来了也不妨事的。”嘯秋笑了一笑道:“那末候秋波病好了,你天天打一个电话叫她的堂唱来陪你吧!”如今暂且按下柯莲荪姚嘯秋两人在报馆里编辑的事不提。再说秋波在众立医院病房里面,自从莲荪和惋春老四等人一窝蜂走了以后,斗大病室只剩下她和阿毛两人短榻相对。中间只宕下一盏电灯光头甚小,暗淡之中带些黄色。四壁萧然只有雪白的墙壁,真是好一派凄凉

景况也。秋波躺在床上咽一咽唾沫，觉得喉咙边松动了许多不觉疼痛，可是口中仍不免有些干燥，回过头来喊阿毛。阿毛问要什么？秋波道：“我要喝一口茶。”阿毛立起来伸手过去摸一摸茶壶道：“开水不热了，待我去叫人冲来。”说着拿着茶壶往外走。秋波喊住道：“阿毛你不要走了，你走了放我一个人在这怪害怕的。”阿毛道：“怕什么？”秋波道：“这里陌陌生生的地方，又加上是医院里的病房，从前一定有许多病人住过这里，难免没有人……”秋波说到这里忙喊阿毛道：“你……快点来坐在我的床沿上吧，我越想越害怕了。”阿毛道：“你不要瞎疑心，胆子放得大点吧。”说着阿毛只得依了她的话，拿着茶壶坐在她的病榻上。秋波道：“今天夜里你和我睡在一张床铺上吧！”阿毛道：“我的块头大，这张床又很小，怎么挤得下？你又不适意，两个人睡了，挤得你睡不安稳。受点凉你的病更好得慢了。还是大胆安心的睡吧！”正说到这里门外轻轻的有推门声音。秋波一吓竟缩到被筒里去，阿毛一看外面推门进来的原来是送晚饭的，院役将三碗小菜，一洋铁罐的白饭和一副碗筷调羹摆在小茶几上去了。秋波探头往外一瞧是送饭的人便也不怕，忙叫阿毛道：“你将小茶几搬到我的床面前来吃吧！”阿毛道：“横竖我不走出门外，我坐在对面吃省得搬来搬去了。”秋波道：“吃完了你也不要走出去，候他们来收吧！”阿毛笑着点点头，口中说道：“你这胆子比老鼠还小一百倍呢！”阿毛说着将茶壶放下，自己从洋铁罐内盛了一碗饭举箸吃着。秋波道：“啥个好小菜，夹一点给我尝尝。”阿毛道：“阿弥陀佛，一碗豆瓣汤，一盆咸鱼，一盆冷白菜，你当是有什么海参鱼翅么？”秋波道：“作孽，这种小菜你怎么吃得下饭？”阿毛笑道：“这全是你好小姐挑我的呀！”秋波道：“你不会和医院里说，掉两样好小菜来吃吃吗？”阿毛道：“你到说得这般容易，你将这医院当

作一品香、一家春、小有天、雅叙园看待吗？要啥有啥？这里是掉不出的，只好将就一点塞饱了肚皮再说。”秋波道：“那么真对不住你了，候我好了，请还你十顿大菜。”阿毛道：“十顿也不想，打对折请我五顿吧！”秋波在枕上点点头道：“算数。”正说到这里，忽然听见间壁隐隐的起了哭声，仔细听来那哭的声音虽是极力哽咽着，可是声音越哽咽越酸楚。秋波听了不禁呆了，忙唤阿毛道：“你听，你听，不是有人哭吗？”阿毛道：“待我走出去看看。”说着扶着饭碗往外走。秋波又喊住道：“不要去，不要去，我一个人怕煞。”阿毛道：“我不出去，立在门边看看。”说着开了一半的门。阿毛立在门内探头向门外去看，恰恰这时候楼下走上五六个人抬着绷床到隔壁房间里，将里面的一个病人抬下楼去往太平间内送。众人七手八脚声音很大，又夹着有女人嚶嚶啜泣的声音扰成一片。阿毛亲眼瞧见抬出来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已是直挺挺的躺在绷床上。晓得一定是呜呼哀哉。后面跟着的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少妇一路跟着众人往楼下走，一面用手帕揩住了嘴止不住的涕泪交流。旁边院役拦住道：“不要哭，不要哭，这里医院里规矩不许哭的。”那少妇那里忍得住，呜呜咽咽的紧跟着小孩子的尸首往楼下去了。秋波在床上听得一片声音，忙问阿毛道：“什么事？什么事？可是火着？”阿毛道：“不是，不是。”秋波道：“那末为什么有这许多人来呢？”阿毛恐怕告诉了秋波她更害怕，含糊着道：“不相干，不相干。”秋波发急道：“不相干，总有一件事。你快点进来对我说。”这时候阿毛见那女人一路哭下去惨不忍观，也不禁心上一酸滴下几点同情的眼泪。秋波喊她进来，阿毛关上了门回来，早被秋波瞧见了。诧异道：“咦！怎么你也哭了？可是间壁死了人吗？”阿毛料想也瞒不住，点点头道：“不相干，一个小囡不……行了。”秋波听了格外胆战心惊，忙道：“可是

贴隔壁?今天天亮的时候我还听见她喊了几声姆妈,我还嫌她讨厌。怎么已经不行了?是不是已经死了吗?”阿毛道:“不晓得,已经抬到楼下太平间里去了。”秋波对阿毛招招手道:“你快点坐在我床上来,我这里不敢再住了,真是吓煞人呢。”话犹未了秋波的门外有人推门探进来。秋波一吓喊了一声“姆妈。”又往被筒里钻进去了,阿毛因此倒吓了一跳。仔细看时原来是先前送夜饭的那人要来收碗。阿毛摇摇头道:“还没吃好呢,停一会再来收吧!”那人去后阿毛拍拍秋波道:“你真是疑心生暗鬼了,怎么动一动就吓到如此。”秋波道:“隔壁没有那个死小囡,我也不会这般害怕。”阿毛道:“一天到晚世界上也不知死多少人,生多少人。那一个地方没有死人,那一间房子里不曾死过人,怕也怕不了许多。”秋波道:“你不必再说了,这样说下去这一间屋子我一刻也不敢睁开眼睛了。”阿毛笑道:“你尽管睁开眼睛,有我在这里呢!怕什么?”阿毛一面说着一面早将夜饭吃完。恰恰那收碗的人又来了,阿毛将碗筷饭罐捧了出去与他,又唤了一个人进来将茶壶拿去泡点开水来。开水来了,阿毛倒了一杯给秋波,秋波呷了两口道:“我要喝茶,你怎么给我开水喝?淡得来。难道这大的医院连几片茶叶也买不起吗?”阿毛摇摇头道:“不是医院里的医生和看护妇交代的,你这病不能吃茶,只能喝开水。”秋波道:“断命的医生又瞎说了,茶也不是坏东西,喝了有什么不好?”阿毛道:“你又来乱骂人了,你也没有学过医生,怎么懂得医病的事?他不许你喝茶一定有他的道理,横竖茶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候你好了,冲得浓浓的让你多喝几碗便了。”秋波喝了几口白开水,皱皱眉头摇摇头道:“我不喝了。”埋头重复睡下。阿毛这时候揩了脸喝了一杯开水静悄悄的坐着。秋波说话说得太多了也未免有些疲倦,便沉沉睡着了。阿毛听见了她半天不说话,瞧一瞧她已是鼾

然入梦，便也轻轻的摊了被铺安眠。秋波朦胧睡了，恍恍惚惚柯莲荪一个人又推门进来了，莲荪手中却捧着一束娇红欲滴的玫瑰花。秋波便问柯莲荪道：“你是将这花送我的吗？”莲荪点点头。秋波举手要来接花，莲荪又不肯给她。他对秋波道：“这花是预备送你的，但是你和我回去以后我再给你，你在这里我不给你。”秋波道：“为什么呢？”柯莲荪道：“在这里将好花遭踏了怪可惜的。”秋波不悦道：“你既然是送我的便给了我吧，为什么还要等到回去再给我呢？”柯莲荪斩钉截铁道：“在这里我是不给你的。”秋波道：“你不给我吗？我来抢了。”说着伸手便夺莲荪持着玫瑰花急忙闪过一旁逃出门外。秋波也不知不觉的追踪而出，莲荪一路走，秋波一路追。秋波虽是拚命的追。莲荪却走得非常之快。后来秋波瞧不见莲荪，只远远的瞧见一点玫瑰花的红影。秋波这时候自己觉得已是精疲力竭，然而追逐莲荪的勇气仍旧不衰，只愿拚命往前走。转了两个弯忽的到了一所桑树园中，丫丫叉叉的尽是千万桑枝。不提防无意中一根桑树小枝在秋波的眼角一掠，顿时秋波痛极倒在桑园中大呼：“莲荪快来！”喊了几声，远远见莲荪仍是持着玫瑰花往前走，听见秋波的喊声莲荪似乎也驻足回头，可是距离秋波跌倒的地方很远。秋波口中不住的喊莲荪，心中一急，忽然醒了。睁眼看时，那里有什么柯莲荪，那里有什么桑树，那里有什么玫瑰花，原来是南柯一梦。自己却仍是孤凄静寂的躺在病榻上。瞧瞧阿毛已是沉睡了，一阵一阵的鼾声刺到自己的耳内又讨厌又害怕。正在这时候忽听窗外哇哇哇叫了三两声，其声短而促。秋波心想不好了，这是什么声音？莫非是鬼叫吗？想到这里毛骨悚然，急得哭也不是喊也不是。秋波正在急得非凡的时候，忽然窗外又是哇哇哇几声，叫得由远而近。秋波一想，这众立医院是在荒郊野外，据说从前全是乱岗孤坟，天阴往往鬼

哭。刚才这声音一定是鬼叫无疑，也不知是窗外孤坟中的故鬼叫呢，也不知道是隔壁死了那小囚的新鬼叫呢。再一想，既有鬼声定有鬼影，闻声已是毛骨悚然，万一鬼影竟走进门来摸到我床上那便如何是好？于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想。起先还敢睁开眼睛来看看阿毛，后来吓得也不敢睁眼四看，只紧紧的闭目。可是眼睛闭了格外害怕，觉得黑影幢幢，满目是鬼狰狞凶恶百怪悉陈。秋波急得没法，口中也吓得喊不出什么，便用力将脚在被窝中乱踢，踢得那小铁床响声大震。阿毛在睡梦中竟被她踢醒，伸头一看秋波双脚乱踢，杳无声息，却吓了一跳忙喊了“秋波”两声。秋波听得阿毛的声音方才敢睁眼说话，对阿毛道：“吓煞我哉！”阿毛道：“又有什么吓？”秋波道：“你别管，你快点过来和我睡在一床吧！”阿毛道：“不是早和你说了吗？两人合睡着夹得受不了。”秋波发急道：“你不肯过来，我爬起来到你的床上来了。”阿毛忙拦住道：“不要，不要。你从被筒里起来一定要受凉的，那末我再来想一个法子。我将我的床推一推和你的床靠紧了，不是和一只大床一样吗？”秋波道：“好，可要我相帮你？”阿毛道：“谢谢你，你病着推得动吗？横竖床脚底下有轮盘很容易推的。”秋波道：“那末你快点吧，不要停一歇功夫你又睡着了，叫不醒你。”阿毛被她逼得没有法子，只得立起来推床和秋波的病榻相并。秋波见阿毛的床和她并在一起，胆子顿时壮起来了。阿毛也重新睡下，问秋波道：“刚才你为什么两脚对床乱踢？”秋波喘了一口气道：“刚刚正是吓煞我了。”于是便将刚才梦境和听见窗外鬼叫的一番话一一的告诉阿毛。阿毛道：“鬼叫呢，恐怕是你瞎疑心？”秋波道：“不是，的的确确是鬼叫。那种怪声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阿毛道：“恐怕是什么怪鸟的声音吧！”秋波摇摇头道：“不是鸟的声音，我听了不由得周身浇下冷水。”阿毛道：“这是你的瞎疑心罢

了。”秋波又停了一停道：“那末那一个梦呢，恐怕不是好兆头吧！”阿毛道：“做梦全是心上的事。你一心一意时时刻刻牵记三少，因此合眼做梦也只瞧见三少。”秋波道：“牵记管牵记，那末又有闹出什么玫瑰花和桑树来呢？”阿毛道：“这个恐怕也是心里随随便便的想着什么，梦着什么了。我想也没啥道理。”秋波道：“我这几天病也病得死脱快，说我心中想着三少那还有点影子，什么玫瑰花桑树我从来也一些没有想着呀！怎么会凭空的入梦呢？”阿毛道：“那也太烦了，做一个梦有啥稀奇。你要这样缠弗清爽，我又不是详梦先生，我怎么解释得出？改一天候你病好了，到三马路大舞台去问那唱堂楼详梦的戏子就可以明白了。”这句话却引得秋波也笑了。阿毛又道：“时候不早了，睡吧。不要再胡思乱想疑神见鬼。横竖三少明天一定来的，你再问问他今天夜里可曾持着玫瑰花来送你。果真两边有一样的梦，那么这种梦算得稀奇了。”说罢阿毛翻转身去闭目不言。秋波道：“喂！你不要拿背心给我看。”阿毛道：“我也不是来坐你的堂唱，为什么一定要面面对你？背心也是一样的呢。”秋波道：“你面孔不对着我，你和我多说几句话，候我睡着了你再睡。”阿毛道：“现在正是睡觉的时候，那里有这许多话说。”秋波道：“我睡不着怎么办？”阿毛道：“住嘴不说话，自然睡着。越说话格外睡不着了。”阿毛说完这句话便竟自睡了。秋波和她说话她似应非应的不理她，秋波没法也只得睡了。秋波和阿毛这一睡不知不觉直到第二天九点钟的时候看护妇进来方才醒转。阿毛起身以后洗了脸漱了口，又换了一盆水拧了一把手巾给秋波擦了脸，又将药水倒好了给她漱口。阿毛问秋波：“肚皮可觉得饥饿吗？”秋波点点头道：“今天觉得有些饿了，可以吃什么呢？”阿毛不敢作主忙去寻了看护妇来。问她秋波饿了要吃东西，看护妇道：“清粥汤可以吃点，但是不能吃荤腥和不

消化的东西。”阿毛答应着去托了院役烧了一碗清粥汤来。正在那粥汤端进来的时候，柯莲荪来了。秋波见莲荪来了含笑问道：“今天来得早吗？怎么姆妈和晴云没来？”莲荪道：“她本来约我在下午来，我恰恰送客人上火车。我一想车站到这里也不远，索性先来看看你。省得下午黄昏时分正是我忙的当儿，坐一会儿便急急忙忙的要去。早来一刻可以多坐一刻。”阿毛取了碗来替秋波盛清粥汤。莲荪一看问阿毛道：“这粥汤是你吃的么？”阿毛摇摇头道：“不是。”指指秋波道：“是她吃的。”莲荪道：“她能吃粥吗？”阿毛道：“我本来也不作主，是问明白了看护妇的。”莲荪用调羹将粥汤掏了一掏道：“我看米还太多，吃下去不好。”说着趁手兜碗底抄了一调羹的米吃了。秋波道：“你怎么吃起我的粥来呢？”阿毛插嘴道：“并非三少爷贪吃你的清粥汤，他恐怕你多吃几粒米难消化啊！”秋波道：“几粒米算什么呢？”柯莲荪道：“病的时候不可不当心，你好了愿意多吃几碗都行。”秋波道：“那末就是清粥汤，请你拿来吧。”阿毛正要送过去，莲荪接过来连着调羹一齐递给秋波。秋波这时候披好一件丝绵袄倚在床上双手前来接碗。秋波道：“烫得来。”莲荪道：“自然烫的好，冷了吃下去不相宜。”秋波道：“这样烫我怎么拿法？”莲荪道：“那末我来代你捧着吧！”于是秋波将粥碗又递给莲荪，莲荪接着凑在她的面前看着秋波一匙一匙的吃。秋波先喝了几口汤，用汤匙掏了两掏道：“哎哟！真真是一碗清粥汤，不见一粒米。”莲荪道：“你先吃了吧，吃下去总可以搪一搪饥，停一会饿了再吃。”莲荪直等秋波将清粥汤吃完，方始接了汤匙将空碗递与阿毛。秋波道：“粥汤吃下去热来，身上有些汗呢！”莲荪道：“有病的人有汗是顶好的事，不要动受了凉倒不好。”秋波依着他的话倚在床上，又问莲荪道：“这两天你到三马路去吗？”莲荪道：“没有去。”阿毛在旁插嘴道：“你不在

那里,三少去什么呢?”秋波也微微的笑了一笑。莲荪道:“听说这两天三马路清静得来,不但你们那里没有什么客人,连对过余云如家也是冰清鬼冷。”秋波道:“这是什么道理?”莲荪道:“皆是因为你这病大家怕传染,吓得不敢拢来。”秋波听了这句话伸出手来推推莲荪道:“豪燥你坐得远点,怕不要传染了你。”莲荪道:“我是不怕传染的,怕传染了还天天到你这里来吗?要传染了,我早已病倒等不到今天了。幸喜区锦章医生给我一种漱喉咙的药水,天天回去漱一两转。”秋波笑道:“你也漱药水吗?我这里也有漱喉的药水,你要漱吗?”柯莲荪摇摇头道:“你的药水恐怕与我不相宜,我还是回去漱吧……”正在这当儿门外一个院役推门进来问:“这里有柯先生吗?”柯莲荪道:“什么事?”院役道:“有人打电话给柯先生,请去听一听。”莲荪点点头道:“就来。”秋波道:“真奇怪,你在这里怎么会有人知道?”柯莲荪道:“我猜这大概是姚啸秋,别人不会知道的。”说罢便随着院役去听电话。一问果然是姚啸秋。莲荪问:“你这早打电话给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姚啸秋道:“我今天不是小生日吗?家里有几位女客亲眷来热闹,我是最怕这些繁文缛节使得我头脑发涨,我想溜出来吃一顿舒舒服服的饭。恰好北边来了一个朋友好两年不见了,他几经忧患辛辛苦苦从枪林弹雨中苟全性命归来,我因此拉他到悦宾楼来吃饭。到你家里寻你不着,我一猜着你在医院里。请你赶紧就来,我们已经要点菜了。”莲荪道:“你的朋友是那一位?”姚啸秋道:“你不必问,这人你没见过。但是你向来晓得他的,他也向来晓得你的。你们俩早已在文字上结过友谊了。”莲荪道:“你何妨说出,省得我一个闷葫芦打不破。”姚啸秋道:“说穿了不甚好白相,闲话少说,你赶紧来。秋波到底今天怎样?”莲荪道:“大有起色。”姚啸秋道:“大有起色,你更可以快点来了。”莲荪又迟疑道:“这里

到悦宾楼太远，累得你等候我，未免太对不起你们两位了。”姚啸秋道：“横竖是马车，加上一鞭也不过迟。快来吧！我们一定候你了。秋波面前就说我请你的，大约她也不会不放你走的啊！”柯莲荪道：“晓得，晓得，秋波那里决不会拦阻我的。何况又是你请的呢！”说罢挂上听筒赶忙到秋波病室里来，告诉姚啸秋请他去吃饭的一番话。秋波道：“你刚来没有片刻怎么又要去了？”柯莲荪道：“并不是我不肯多陪你一会儿，一则是啸秋的生日，二则北方来的那朋友不知是谁，我不能不去一趟，也许有要紧的事。”秋波道：“既是这样，那末你就去一去吧！这一餐饭什么时候可以吃完？”柯莲荪道：“吃饭是很容易的，一个钟头可以完结。”秋波道：“那末请你吃完了就来吧！”柯莲荪伸伸舌头道：“你说得好容易，这里离悦宾楼多远，一来一往没有两个钟头也不行，赶来赶去半路上马要倒下来了。”秋波道：“那末照这样子你今天是不再来了。”柯莲荪道：“没有一定。倘使散得早，我再来一趟也没有什么不可。”阿毛在旁凑趣道：“你真慫了，何必省这几个钱只坐马车，叫一部汽车也有有限得很，那不是来去如飞吗？”柯莲荪点点头道：“那到也是一法。”说罢便和秋波点了一点头道：“下半年我来得及再来看你，万一事体多来不及，明天见吧！”说罢柯莲荪正要回身走出病房，秋波又喊住道：“你来，我还有一句话和你说呢。”莲荪见她又喊住他不知何事，只得站住了，又问有什么事？秋波招招手道：“你到我床前来吧。”柯莲荪依着他的话又走进一步。秋波对莲荪脸上略瞧了一瞧，凝了一凝神半天不响。莲荪道：“咦！你说有话说，为什么不说呢？”秋波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没有什么话说，有话候你下半年来的时候再说吧！你快去快来吧！”柯莲荪得着这一句话便别了秋波，出了医院登车直向悦宾楼而来。沿途莲荪又不住催着马夫马上加鞭，不多些时到了悦宾楼。悦宾楼

是一座北方京菜馆，仍旧有些北方的规矩。门内柜台外边坐着两三个着长衫的伙计们，见客人来了起身相迎问是那一位请的？莲荪道：“姚先生在那一号？”伙计看一看水牌道：“在楼上三号。”说罢莲荪便一直上楼寻到三号。只见一张方台上对面坐着两人，一个不消说是姚啸秋，一个却是白面广额眉秀目清的小胡子少年。莲荪走进去正是那少年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时候。啸秋见莲荪来了，连忙让坐。一面替莲荪介绍那少年道：“这一位不认识吧？这就是严兰洲先生。他从前不是常寄兰洲精舍的笔记登在我们报上，我们不是和他通过几封信的吗？”莲荪还未回答，那严兰洲先和莲荪握手道：“这就是柯莲荪先生吗？我们是天天在报上相见，想象其人一定是风流倜傥豪放不羁。今天一见果不出我所料。”莲荪谦逊了一番也道了许多仰慕的话。姚啸秋道：“不必互相客气了，莲荪你坐下吧。早已给你预备一副杯筷，除你以外没有第四个人了。”说罢莲荪就座，伙计走上来说问可要添什么菜？莲荪道：“菜已点了吗？”伙计道：“已点了五个菜了。”柯莲荪道：“够了，够了，不必再点。”姚啸秋道：“我未能免俗，今天特为预备了几碗面，总算点缀生日。”柯莲荪道：“既是吃面，菜更可以少几样，多了吃不下岂不倒掉可惜。”姚啸秋也点点头道：“不错。”吩咐伙计自去，忙接着问严兰洲道：“后来到底将那座城池打开没有，我急于要往下听呢。”柯莲荪道：“咦！怎么谈到打仗上面去？”姚啸秋道：“你莫打断兰洲的话头，听来真正有声有色。”柯莲荪道：“在什么地方打仗？”姚啸秋道：“是兰洲在山东亲身经历的事。”柯莲荪道：“是这一次峯县的事吗？”兰洲道：“正是。”柯莲荪道：“这一次山东峯县的事，兰洲先生也参与其中吗？”姚啸秋笑道：“你还不知道吗？兰洲是一个老革命家，他奔走革命已经十余年了。癸丑一役北方声势极热烈的时候，他的头颅值到四万块钱

呢。”莲荪笑道：“我想不到兰洲先生是一个老革命，我们平常拜读先生的文字，辞华尔雅、气韵恬静书生本色，跃然纸上决不象一个横戈跃马的健儿。”姚啸秋道：“这正是非常之人以不可测度。莲荪你莫支离开去，我正要听他攻打峰县的事呢。”兰洲呷了一口莲花白道：“用兵之道全在用兵之气。兵气在那里，就是在兵士有无打仗的决心。有了打仗的决心兵气就旺，气旺便能克敌，没有打仗的决心兵气便衰，气衰漫说是杀敌攻城，连退守也保不牢。至于怎样才有打仗的决心，这不是靠平日训练操演而成。贵在用兵者，利用当时的情状，淮阴将兵背水为阵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正是使三军有打仗决心的方法。也可以证明我这句话一些不错。这一次我们攻打峰县，部下共总有一千三面多人集合在离峰县车站不远的邻村上面。这一千三百多人身上各人有九十几块钱，这九十几块一半是铜钱，一半是发给的开拔费，有一半是弄来不正当的收入，总共每一个兵士身边各人有九十多块钱，那是一些不错的。这九十几块可害了全军的进行了。”柯莲荪道：“兵士身上有钱于打仗有什么妨碍呢？”兰洲道：“这一层莲荪先生你不晓得了，兵的身上第一最忌的是有钱。兵一有了钱他们的思想全在怎样消耗这钱，和怎么保全这钱上面了。你想一天到晚他们的心存在用钱的方法，还肯去拚命的打仗吗？一天到晚心在保全这钱上面，不消说得更是不甘心去拚命争先，他想万一打死了岂不是钱命两空吗？老实不客气人人存退后之心，人人存先逃之意。军心一懈如何可以攻城克敌？”姚啸秋道：“你们这一次成绩很好，不是以少克众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兰洲笑了一笑道：“说起来未免对不起人，问心很觉有些抱歉，但是峰县却攻克下来了。”说到这里又呷了一口酒，吃了两块炸肫肝对姚啸秋道：“我便利用他们这九十块钱存款转败为胜。我们的总司令郑先生

猛勇有余谋略不足，当时我便替他出了一个主意，郑司令大喜。第二日郑司令便将所有兵士身边的现洋款项悉数缴存上级官长，由上级官长缴存总司令部暂为保存。待战事稍靖即行发还，其有需用零星款项者并准其随时支取。军中最重的是法纪，总司令当然是言出法随，没一个人敢显然抵抗。到了次日各兵士的存款一齐缴上来了，内中有的剩了四五十，有的只余十余块钱零整不一，总数也有一万七八千现洋。总司令收下了却存在火车站站长办公室内，特派了十几个兵士严装保护以防不测。众兵士见总司令如此办法知道代为保全并无他意到也心安。隔了两日忽来了一大股匪徒，夜间猛袭车站，竟将那一万七八千块钱的兵士存款抢掠得干干净净呼啸而去。防守的人还中了几枪，伤了三命。郑总司令得到这个消息赶紧派队追缉，竟无踪影。四面俱有敌人埋伏，更不敢穷追只得罢了。第二天郑总司令召集全军官佐兵丁，报告昨天存款车站被动的情形，一面郑总司令认咎处理不当不能安为保管，遭此意外之变。一面说到现在款既被动，粮响又甚竭蹶，敌人援兵又不日赶到，包围起来命在旦夕。我们差不多是处于绝地，真所谓进不能进退无可退，前途非常危险……郑总司令说到这里一看，三军沮丧面面相觑。便又大声接着往下说道：‘但是弟兄们不必灰心不必胆怯，灰心的人不是军人的本分，胆怯的人更不够军人的资格。我们今天唯有死里求生之一法，怎样叫死里求生？便是我们大家作为已经是死了，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牺牲了，忘却身体，专用灵魂勇气去打仗。什么枪林弹雨，凡所以杀害我们血肉之躯使我们痛苦的毒物，我们一概不怕他不避他，我们只知道前进。我想这一种勇气漫说是攻克一座小小的峰县，便是扫荡中原也何难之有……’说到这里郑总司令再看一看全军的气象，人人百倍奋张精力壮满。真合着小说上所谓人人奋

勇，个个当先的气概……郑总司令又道：‘我们只要攻克了峰县，以后的发展便势如破竹，不消一两个月工夫北京正阳门上挂了我军的旗帜也在意中。到那时候诸位弟兄不但名垂青史，永远受国民的敬仰，便是讲到极小的金钱问题，一个人身上岂只那已经失去的八九十块钱啦？照此看来现在牺牲了这八九十块钱一个人，正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全军的喜事。’”严兰洲说到这里也不觉眉飞色舞勇气逼人。柯莲荪听了娓娓不倦。姚啸秋道：“你们这位郑司令是一个书生，想不到他竟能登坛誓师慷慨激昂。”柯莲荪道：“我想这一番话大概就是兰洲先生预先起好了草稿，郑总司令做一个留声机器吧。”严兰洲笑而不答，只顾低着头吃冻鸡。柯莲荪对姚啸秋笑道：“何如？竟被我猜着了。”严兰洲笑道：“那也不见得，我参预机密则有之，一字一句完全说是我的底稿，那却不敢承认。”姚啸秋道：“这是兰洲的谦词了。”柯莲荪道：“那末誓师以后三军威奋怎样攻克峰县呢？”兰洲这时候又呷了一口酒慢慢地道：“那一天演说以后，当夜开了一个军事秘密会议。本来预备第三天夜半下动员令各官佐全齐集总司令部，恰恰那一夜倾盆大雨三个钟头没有息。北方不比南方，平时晴多雨少，可是不雨则已一雨不是三点二点淅淅沥沥可以罢休，总是连绵几日。当时全军官佐主张乘着雨势敌人不防备的当儿进袭峰城，可以事半功倍。郑总司令沉吟了半天道：‘乘雨夜袭虽是军事上进取的一种很好机会，可是我们的弟兄们未免太苦了。这般深夜暴雨露天下立一刻也立不住，负枪实弹前驱更是惨属无伦了。我的意思主张候雨住了再出发，军中的勇气固然可用，但是不甚爱惜这勇气，眼睁睁的使我们很好的勇气受了戕贼摧残，那也不是用兵之道。’当时众官佐听了郑总司令这一番话虽然十分感激，晓得他爱护部下无微不至。但是很有几个人自告奋勇情愿牺牲，大